

黑龙庙的歌声

渠殿英是村里的“孩子王”，在孩子们的眼里他就是个“百事通”。孩子们最爱听他讲故事，更爱听他唱抗日歌曲。殿英常常带孩子们躲到红薯窖等隐蔽的地方，教他们唱抗日歌曲。

1945年农历五月初的一天中午，吃罢饭，殿英把孩子们集合到黑龙庙关上门唱歌。这一次他教唱的是《保卫黄河》。

“风在吼，马在叫，黄河在咆哮，黄河在咆哮。河西山岗万丈高，河东河北，高粱熟了。万山丛中，抗日英雄真不少！青纱帐里，游击健儿逞英豪！端起了土枪洋枪，挥动着大刀长矛，保卫家乡！保卫黄河！保卫华北！保卫全中国！”

孩子们压抑着心中的激情，轻声跟着他学唱。这时候大才急着撒尿，开门跑了出去。大才痛快地撒尿时看到一队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匆匆西去，回到庙里大才向殿英说了这件事。殿英说：“肯定是西峡口的日军扛不住了，又屁滚尿流地要增援哩。小日本横行不了几天了！”大伙儿听后都笑了。果然让殿英猜中了。

1945年农历七月初的一天，上午9点多，龟缩在黑龙庙据点的日本驻军落荒西去。日军撤去大概半个多小时后，高山上的暗堡里接连响起了沉闷的爆炸声。村民们不知根底，纷纷出来观看。只见浓烟滚滚，尘土飞扬，落石阵阵，连环的爆炸声此起彼伏。抛向空中的落石砸在房顶、田野、树林、路旁……整个黑龙庙被包围在炮火和爆炸之中，硝烟弥漫，火光闪烁。

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一直持续到下午5点多钟才停了下来。从屋里跑出来的人群中有人突然喊道：“日本鬼子撤走了！”“日本鬼子完蛋了！”

夜里，殿英从半扎街回来，领着孩子们大张旗鼓地唱抗战歌曲。村里的大人第一次看见殿英指挥唱歌的潇洒样子，不禁啧啧称赞。歌声如潮，撼天动地。殿英的头发飘飞，身体在音乐的旋律中似乎要飞翔起来。

“前进，中国的青年！
抗战，中国的青年！
中国像暴风雨中的破船，

我们要认识今日的危险，
用一切力量争取胜利的明天！
……

抗战，中国的青年！青年！青年！”

高昂的音乐旋律旋风般在大家胸中鼓荡，飘飘欲飞的肢体随着燃烧的激情一齐在歌唱和呐喊。接着殿英又指挥孩子们唱《大刀进行曲》，大人们也加入了唱歌的队伍。

“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……”

大家终于打开心扉，把压抑的心声都吼唱了出去。

选自《汝州市老区革命故事》
作者：彭忠彦
供稿：汝州市老区建设促进会



都是马灯惹的祸

从前，有一个人叫张发，闲来无事，就挑个货担，一头放糖果，一头放针线，走大街串小巷到处叫卖。老不欺人不哄实实在在。

后来又有人也挑着货担在附近转悠，那时人烟稀少，他见那个人的东西没人买，都买自己的，怪不好意思。

张发心好，他为了让别人也能挣钱，自己挑着担子往北转悠，走着走着，就到了山里。山里人对他特别好，他对人家也厚道，不管大人小孩，卖完东西总是再给人家添一点。

有一天，他进了大山，又饥又渴，看见山沟里有一户人家，就进去要点水喝。谁知人家非让他在家里吃饭，他就留下来吃了饭。吃罢饭张发问主人叫啥，家里都是谁？主人说：“我叫东山，娃儿他娘过世了，娃出去砍柴还没有回来，就俺俩过。”

他俩说会儿话，张发就走了，临走非要留点糖果，说是娃儿回来吃，就这样他们成了朋友。从此，张发每次进山，总要到东山那里歇歇，说说话儿，时间长了，俩人都觉得怪对脾气，就拜了把兄弟。张发比东山大一岁，张发是哥，东山是弟。这一天东山不叫张发走，非叫他住一夜，张发拜了弟弟，心里高兴，就住下了。

山里不比城里，天说黑就黑了，东山叫娃儿抱来一堆柴禾，在屋里拢着火，三人围着火说话。等火一天，啥也不见，只看见火炭很红，一会儿火炭也灭了，屋里漆黑，他们便上床睡了。

张发睡在床上对东山说：“再一回来我给捎盏马灯，天黑你点上屋里亮堂，出去风也刮不灭，可得劲了。”

“那中，下一回给我捎来。”东山一听，心里可美啦。

第二天张发走时，东山还提醒说：“发哥，记得把马灯捎来。”

“忘不了，你回去吧，我记着哩。”张发说着，挑着货担到别处转悠去了。

过段时间，张发又挑着货担进山，没忘记捎上马灯。他怕把马灯碰坏，还特意找来一块红布把马灯包好。走到山沟里，他觉得太累，坐到石头上想歇歇，还没坐稳，就被人一棍

夯死了。原来张发进山时，有俩人看见他手里掂着一个大元宝，就见财起意，一路偷偷跟着，一直跟到山沟里，这里一天不见一个人。一棍把他夯死，抢走了大元宝，解开红布一看，原来是一个铁疙瘩，他俩觉得理亏，就扒个坑把张发埋了。山上到处是石块，他俩找一块大的竖在坟前，还用小尖石块在墓碑上刻了一首诗。

过了十几个月，马大人金榜题名，微服私访路过此地，忽然天下了大雨，他们只得停下来在岩石下避雨。有个随从说：“这山里的天气真怪，出着日头咋下起大雨来？”大雨过后，岩石特别干净，树木特别青翠，小草绿，山花红，景色迷人。他们边走边看，突然，随从喊道：“马大人，快来看，这石块上还有字呢。”

马大人走过去一看，吃了一惊，他想：我今年皇榜高中，现在路过这里竟出着红日下大雨，是不是暗示让我来破这起冤案呢？

马大人面对碑文，看了又看，想了又想，决心留下来破了此案再走。

马大人一连几天明察暗访，大家都说，以前有个货郎担经常来，卖点针头线脑糖果什么的很得劲，这一直不来了，想买东西也碰不见有人进城。马大人到山里私访时遇见了东山，闲谈时东山说，他有个拜把子哥哥，说给他捎盏马灯来却没了音信，真不够朋友。马大人确定被害人就是货郎张发。

到了晚上，马大人一行又住在山沟的店里。这店虽说在山沟里，可是它挨着大路，来来往往的客人还不少哩。马大人走了一天，累得不行，只想喝了汤回房歇息，偏偏喝汤时碰见两个人，这俩人是这一带很有名气的人，能说会道。他们几个人说古论今，谈了很长时间，回屋时马大人说：“我是一个商人，想来买点山货，还请二位多多关照。”

后来他们几个人在一起喝酒，那俩人喝多了，有一个人说：“这一辈子俺俩就做了件亏心事，去年年底，俺俩在路口看见一个货郎担，手里拿着大元宝，俺俩一直追到山里头，一棍把他夯死了。谁知他拿的不是元宝，是个铁疙瘩，俺俩把他埋了，还在石碑上写着：‘不怨你，不怨我，只怨这个铁疙瘩，要使你得把冤伸，天下红雨马出解。’”马大人不动声色地喝着酒听着，喝罢酒都回自己房里睡了。

第二天，马大人派人拿下了那两个贼子，把他俩送到衙门，下到大狱里了。

百姓们都夸，马大人是个好官，专替百姓报仇申冤，张发是个好人，老天有眼，不让好人受冤屈。

来源《汝州民间故事》



民间故事

天人菊火红绽放

黎新民
近日摄于鹤鱼湖畔



玉女河畔话童年

申甲由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树高千尺叶归根。退休以后，日子逐渐平静下来，不再为引车卖浆、小巷米贵的物欲横流所困扰，也不用去寝食难安、挖空心思想追名逐利。身闲肚安，含饴弄孙，跳出纷杂尘世，洒脱自如，与世无争。然而，童年的记忆犹如沉寂在故乡玉女河里的卧石，得益清澈河水的滋养，一经激流冲刷，便会溅起层层浪花，情不自禁梦回故里，盘点流金岁月里蹒跚走来的精彩片段和刻骨铭心的激情乐章。觉悟人生本来和流水一样，千里流淌，魂儿却无法离开故乡水土的孕育，乡愁无法割舍，乡恋根基如磐。便有了梳理岁月，眷顾春秋的冲动。家乡那条溪流潺潺的玉女河，为我沸腾的血液中注入了最为富有的营养基因……

我的故乡是豫西地区宛洛古道上的陆路码头，西出阳关，南下湖广；控秦引楚，襟河带江，一座有着悠长历史的千年古镇。是因镇中最高处的土丘上自唐代建造了一座中岳行宫，叫作上庙，为南方香客朝拜中岳嵩山迎来送往。逐渐繁华起来的村落之庙之下，所以就叫庙下。一条玉女河自北向南从镇子中间穿越而过，河水淙淙，清澈见底，养育着一方生灵繁衍不息，薪火相传。

玉女河是北汝河的一条支流，发源于庙下镇北部的玉皇山和盘龙山之间，涓涓山溪汇成河流，一路欢跳着波光粼粼流向远方。记忆中的玉女河两岸风景秀丽，如诗如画。那时候生存环境没有污染，河水清澈如甘露，可以直接饮用。居住在河边的乡亲们黎明到玉女河里挑水，倒入家中的大缸里，烧水做饭，如饮母乳一样甘甜，根本不用操心什么有害成分或者细菌超标。明媚的阳光下，妇女们在河边洗衣晾衣的欢声笑语，伴随着小燕子剪水的优美身姿冲上蓝天，框定出一幅无与伦比的田园画卷，经天纬地，美轮美奂。

听老人们说，远古的时候，玉皇大帝的三女儿叫玉女，怜惜玉皇山下的苍生生活困苦，偷偷把天宫中的羚羊驱赶下凡，落在玉皇山上，变成满山的白石头。而后又从天宫中偷出

神鞭，下凡人间。玉女用神鞭鞭石，变成活羊，分给灾民食肉活命，留一部分自己放养繁殖，继续施舍灾民。玉女常在山下的一条河水中饮水、洗浴，乡亲们为感念玉女的恩德，就把这条河叫成玉女河。

美丽的传说为家乡的玉女河注入了神秘的色彩，儿时于玉女河摇篮里生长的童年趣事，则是永远都无法忘却的精神大餐，每每念及，激动不已，感念风光旖旎的玉女河畔，才是取之不尽的生活源泉。

出庙下镇顺玉女河往北上行二里处，有一盘古老的水磨，叫鲁家磨坊。水磨借助河水落差的力量，终日叮咚叮咚转动不停，为方圆近处的乡亲们加工着细米白面。水磨屋的上方，是一条清渠，宽约两米，水流湍急。水渠里长满水草，隐藏着欢快游荡的小鱼河虾，还有螃蟹和黄鳝。渠的两岸，簇生着茂密的腊木条，蓬蓬勃勃，旺盛如林，丛中是水鸡的栖身地，一窝一窝，硕大丰腴。我和小伙伴们自制了小推网，逆水而上，网出小鱼河虾活蹦乱跳，煞是可爱，择干净，回家水煮干炒，就成了一顿奢侈的美餐。水鸡不受流水约束，上蹿下跳，不易猎获，我们就摸索出一套捕捉方法，甚是得心应手。早先是用废弃的洋马车条，在石头上把一刃磨成锐锋，用韧绳捆绑到小竹竿上，便是一枝刺枪，然后屏气蹑足，小心翼翼扒开腊木条丛，看到有水鸡蹲卧，一枪下去，扎个正着。可怜水鸡被捉到手中，还忽闪着鼓眼，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不过，刺枪受腊木条阻挡，不能运用自如，被扎住的水鸡，不一定都能捕获，提取的过程中，稍有不慎，极易逃脱，造成前功尽弃。后来，我们又有了新的发明，拿绣花针在煤油灯头上烧红，趁热弯成鱼钩状，系上丝线，往竹竿上一缠，制成钓竿。水鸡智商不高，贪吃，容易上当，往往屡遭暗算，一不小心就送了性命。钓鱼的诱饵是枸树叶子，团成小球，捏在钓钩上，垂到水鸡面前抖动，水鸡不假思索，一跃而起，抢入口中，结果是被牵线钓了上来，竿无虚发。运气好的时候，半天可逮到水鸡数十只。

庙下街上的人语言活泛，把青蛙叫水鸡，或者田鸡。这东西活蹦乱跳，乡下人视而不见，不觉有啥珍贵。孩子们嘴馋，抓回家去扒皮开膛，用盐水一煮，吃起来喷香。

玉女河清纯文静，川流不息，以她亘古不竭的宽厚和包容，养育着一方生灵繁衍不息。滚动的溪流里，不仅流传下“柳毅传书”“荷包牡丹”的千古佳话，还孕育了唐朝诗人刘希夷一代天骄。

刘希夷是庙下古镇刘家拐人（今庙下村），饮着玉女河水长大的唐初诗人。25岁时，他与舅父宋之问同登进士榜，但不愿为把持朝政的武后集团效忠，遂辞官由中原入蜀，又经三峡沿江而下直至扬州、苏州长途旅行，写下《蜀城怀古》《巫山怀古》《春女行》《江南曲》等名篇，被誉为初唐诗人中“天赋俊赏”的才子。也可能正是生活的逆境，让他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。风仪三年，他从洛阳回汝州，在庙下镇老家饮酒，遭人暗害，用土袋活活压死，还不到30岁。家人把他安葬在他生前喜爱的风穴山下。其著名诗篇《代白头翁》中“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”的千古绝唱，千百年来被前呼后拥的文化修行者推崇备至。

玉女河也有发威的时候。不定哪年玉皇山区遭受大暴雨，滚滚山洪奔腾而下，端庄秀丽的玉女河经受不住洪水猛兽的淫威，便只好无奈忍受着污泥浊水的横冲直撞，直至遍体鳞伤。这时候，居住在两岸的乡亲们便簇拥着站立河边，观望咆哮激流里翻滚着的遭殃牲畜和家具木料，发出阵阵哀叹，感念水火无情，住在上游的三亲六故，也不知道安不安全。记忆中儿时常去玩要的鲁家水磨，就是在有一年发大水给冲毁的，后来一直没有再修起来，失去了一座梦回故里的心灵驿站。

自然灾害的杀伤力具有磨砺人们生存意志的修复功能。洪水过后，艳阳高照，玉女河两岸便又草木齐发，生机盎然。清澈欢快的河水里依然畅游着小鱼河虾，水鸡们又开始成群结队，在灌木丛中欢呼跳跃。后来读书多了，知道了“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。日月盈昃，

辰宿列张。寒来暑往，秋收冬藏……”明白大自然的规律相生相克，有时候是不可抗拒的，只有顺其自然，才能天长地久。于是玉女河里活灵活现的小鱼河虾，还有岸边跳跃的水鸡，便又成了我们猎捕的美味。

一方水土，滋生一方美食。玉女河水滋养出的风味小吃，自然会被喝玉女河水长大的人们所津津乐道。古老的庙下街上，三里长街商铺林立，南来北往，人声鼎沸，沿袭传承下来的水煎包子、发面火烧、灌肠蹄糕猪肉，是父老乡亲们赞不绝口的美味佳肴。然而最受家乡人推崇的，还是镇子上经久不衰的大锅羊肉杂烩，其味鲜美，令人垂涎欲滴。

少年的记忆里，老家吃的是供销社食堂，里边有一位胖师傅，跛着一腿，满脸堆着横肉，却把羊肉杂烩料理得汤鲜美，食客蜂拥而来。下午，不太忙的时候，是宰羊的最佳时刻，旺季四只，淡季三头。胖师傅系上围裙，过足烟瘾，双目泛起凶光，左手在被按到床上的羊脖子处摸索着穴位，右手掂着一把磨尺的杀刀，猛戳下去，通透羊脖，一注鲜血顺刀泻下，落进地上放着的盆里，打着旋儿，凝成血团。羊儿惊恐着双眼，浑身抽搐，四蹄乱蹬，一命呜呼。杀死的羊儿被摺在一边，接着是下一只，如法炮制，游刃有余。助手们一齐忙碌，扒皮开膛，剔骨取肉，再把头蹄在开水里烫过，然后用筛网捞出内脏下水，一齐到玉女河里清洗。

玉女河里清溪流淌，是涤污洗垢的理想场所。羊肠子飘荡在清净的河水中，一根根翻里洗外，认真仔细，引诱着香烟般长短的明条鱼儿翻翻起舞，跳跃着上啃啃咬，画面极是鲜活。钓鱼的人们受到启发，寻来一把从羊肠上撕下的白油为饵，提桶去了河的上游，半天里竟然钓出小半桶明条鱼儿，乐不可支。

头蹄下水在河水里洗净后，挑回食堂里去，和着新鲜的羊肉，用吸槽火在一口杀猪用的大锅中一股脑儿煮熟，煨出油汪汪一大锅原汤。食堂里的职工开始繁忙起来，起锅挂肉，再从猪蹄和骨架上剔下熟肉，与肠肚肝肺心切碎搅拌均

匀，放进一个大盆中，文火炖熟血块，切成细条，浸入水盆备用。

第二天天刚亮，胖师傅就早早起床，在火上坐起筒子锅，舀满全羊原汤，放进适量杂碎，细盐调料五味俱全，待汤滚，勾兑少许面芡，用篱笆捞上血片儿，余入汤中，撒上葱花儿和炸油剩下的油渣细末，淋上红油辣子，一锅冒着香气的羊肉杂烩展现眼前。这时候，汤锅边早已围来镇上贪嘴的食客和四乡里起早赶集的人们，纷纷伸长脖子，眨着双眼往汤锅里张望，直咽口水。舀杂烩的功夫，全在胖师傅一把勺上，行行出状元，凭得是个巧劲儿。但见胖师傅的一把汤勺，锃光瓦亮，上下翻飞，不一会儿，汤锅里的杂烩便被舀出大半，且碗碗稀稠匀溜，油光闪亮。本地的食客大多从家里带来剩馍，掰碎泡在汤中，细品慢嚼，为了省钱，图的是那一碗羊汤的鲜美。只有从四乡里赶来的食客，才会到门前的烧饼摊上买来发面火烧，美美吃上一顿。

时至今日，每次回到老家，我都想方设法去吃上一碗羊肉杂烩泡发面火烧，一饱口福。那是家乡的味道，几十年来滋养我风雨无阻，一路前行的乡滋味，难以割舍的眷恋……

1977年，我穿上了梦寐以求的绿军装，应征入伍，离开了生我养我的家乡。临行前夕，约几个好友到玉女河畔的九龙桥上合影留念，把风光旖旎的母亲河框定在历史的记忆里。后来，听说玉女河干涸了，断了溪流，再无昔日的风姿绰约。人们都在发财致富奔小康，再无人关心玉女河里滚动的乡音和韵律，直至变成一条臭水沟，垃圾遍地，满目疮痍，使人欲哭无泪，逼迫着忍痛关闭了美好童年的记忆之门。

所幸，近年来当地政府部分河道实施疏浚、道路提升、绿化亮化、节点打造工程，提升玉女河行洪能力和河道生态环境，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。不由逸兴揣飞，心灵为之振奋。

我为家乡祝福，期待着养育我成长的玉女河早日清渠如许，恢复昔日奔流不息的欢声笑语，寻回一方可以安放心灵的精神家园。